

从滕王阁到万寿宫

□南京 贾梦玮

一座城市、甚至一座村庄,需要向上的竖直建筑,那是向往、信心和希望。大唐帝国的滕王李元婴主政一方,在赣江边建起滕王阁,一定是当年南昌的最高建筑,因为别的都不能、不敢比它高。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,滕王阁是为了宣威,为了登高望远,为了让别人仰望。滕王阁早早地成了南昌的标志建筑。自此一千多年来,滕王阁累废累建。因为南昌已经离不开滕王阁。无论谁主政南昌,都不能让滕王阁的那块地方空着。无论多难,首要任务是重建滕王阁。因此,滕王阁不是矗立在那里,就是在重建、让它再次矗立的过程中。自唐至今,滕王阁经历了几十次的重修重建。我站在滕王阁上,眺望赣江对面现代都市,那都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,其现代化的程度、其高耸入云,当然不是今天的滕王阁可比。但我可以肯定,对面的那些高楼大厦,无论其中的哪一座到了设计年限,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倒了,也不会有人去模拟重建,因为那些楼仅仅是一座楼而已。

作为统治阶级和压迫者建起的,也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滕王阁,达官贵人在这宴请宾客,举行典礼,有些历史时期也曾作为藏书楼。朱元璋在鄱阳湖打败陈友谅,也是在这座楼上大摆庆功宴。时间长了,作为被统治阶级、被压迫者也渐渐认可了它,滕王阁成为南昌人心中共同的风景、共同的记忆,同时也成为外地人心中南昌的识别符号。如今,滕王阁也不再只

是统治阶级的场所,普通人也可时时登临,赏景怀古。这是历史和那无处不在的时间,让某些东西走向了平衡。

即使是从大地上的景观来看,滕王阁也需要其他建筑与它相配,比如围绕滕王阁的廊与亭,与“阁”一起奏响一个乐章。还有离它不远的铁杆万寿宫以及周围鳞次栉比的商铺,这些都突出了滕王阁高耸的姿态。这是物质和建筑意义上追求的某种平衡。还有那涌动的人流,滕王阁需要仰望它的众人;楼上的人如果发现楼下四周无人,恐怕心里也要发慌。

世俗的滕王阁与作为宗教建筑的万寿宫也达成了某种平衡。“求财去万寿宫,求福去滕王阁。”财与福是一种平衡。宗教建筑也要方便信众来往。道教的万寿宫不用说,连试图远离尘俗的佛教也还是要为信众修路铺桥。

“九州三省有会馆,江西只认万寿宫。”江西人把万寿宫建到全国各地,江西人、南昌人经商、求学、旅行,首选万寿宫,这里就是微缩版的故乡,生活和理想、世俗和宗教,似乎都可以在这里实现,达成某种平衡。

江西籍作家张恨水当年在南昌,选择住在紧靠万寿宫的地方。他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世俗言情小说,恐怕也与这段生活经历有关。写作虽然是个个人行为,大多数人认为需要一个清静之地,但好像没听说过哪个作家在寺庙里写作的,反而有些作家选择在咖啡馆里写作。

这是某种意义上的闹中取静,达成某种平衡。只是努力的方向不一样: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让滕王阁千古留名,是从庙堂走向民间;张恨水的市民小说表现普通民众的酸甜苦辣,民间也可以走向庙堂——即使是对富有四海的皇帝,市井也有着神秘的吸引力,历史上不少皇帝曾偷偷溜出宫门,一享市井的乐趣。这也是一种平衡,或者是一种走向平衡的“势”。

这是纬度意义上的、地理意义上的平衡。还有经线意义上的、历史意义上的。南昌是一座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、多声部合奏交响的城市。这里曾有“八一南昌起义”的枪声,如今是中国商飞C919的轰鸣;既有滕王阁“层峦耸翠、上出重霄、飞阁流丹、下临无地”的雄伟气势,也有铁杆万寿宫百姓日常生活的烟火气。这里,江右商帮经略世界的商业雄心与道教的养性升仙可以并行不悖;从海昏侯国遗址所呈现的辉煌的大汉文明、汪山土库的“耕读传家久、诗书继世长”的传统理想,到如今希望在“一带一路”、长江经济带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、长江中游城市群……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的当代韬略,可谓一脉相承。

紧贴大地和升向天空,是人生、社会、历史的两面,是人类的需要和宿命。大地的产出、培育给人类提供生命的保证,而上升提供给我们向往,宗教试图提供彼岸,人类永远在寻找那个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平衡点。

蟹面糊

□张家港 许国华

妻子从菜市场上买来几只螃蟹,个头不大,以母蟹居多,回家先在水桶里养上几小时,好让螃蟹“吐污纳新”。妻子用牙刷洗净螃蟹后,对劈成两半,在切开的螃蟹口均匀裹上预先调好的面粉糊。热锅,滑油,把螃蟹裹面粉糊的那面朝下,热油伴随着葱姜、佐料在锅中翻滚,蟹香味四处飘逸。

煎炸螃蟹,一是除去腥味与泥土气,二是封住蟹内的蟹黄、蟹膏,以免鲜味流失。螃蟹煎炸到六七成熟时,加入清水浸没螃蟹,再放入毛豆等辅料煮开。此时,将调好的面粉糊慢慢倒入锅内,轻轻地

均匀搅拌,再用小火慢慢煮,蟹黄“煮”出来了,鲜味“煮”出来了,融入面糊汤汁中,变浓变稠变黄变香。起锅了,妻子端上一盆热乎乎的面糊。嘿,大号的陶瓷煲,量大分足,色味撩人。

忽然想起旧时江南人家招待客人的一句口头禅:“有啥吃啥,有啥吃蟹。”尽管那时物资匮乏,经济拮据,但螃蟹还是“人间鱼蟹不论钱”的寻常之物,远不及现在这股珍贵,家中若是来了客人,没有什么好菜可供招待,就到荷塘里捕捉一些螃蟹,做做蟹面糊。

乡村家常的螃蟹做法,通常是

做成蟹面糊的。既可当菜又能做羹,还能充饥当粮食,一举三得。加上味道鲜美,口感独特,尤其在那个生活清贫的时代,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。儿时那一碗热乎乎、香扑扑的蟹面糊,把碗底舔得锃亮的模样,至今仍犹存在舌尖味蕾的记忆屏上。

吃蟹面糊,吃俗称“着腻”或“腻头”的面糊,比吃螃蟹更鲜美。餐桌上,面糊盛了一碗又一碗,而螃蟹却鲜有人问津。螃蟹的营养成分与鲜美味道,都融化进面糊中了,螃蟹反倒成了鸡肋。

也许,对美味的定义,终究不过是我们味蕾记忆中的一种情愫。

借宿

□陕西山阳 舒添宇

初为人师的第三年,一个暮春的黄昏,学校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衣着普通,风尘仆仆。可能是外地来的?我猜想。穿梭来往的人似乎没有谁注意到他的存在。

学生们陆陆续续吃过晚饭,天色越来越暗。预备手摇铃已经响过,晚自习马上就到了,学生三三两两地走进教室。暮春傍晚的风仍有些凉意。看得出,他有些拘谨胆小。该不会是来投宿的?当时小街上还没有一家正式像样点的旅店,也可能囊中羞涩,拿不出住店的钱,到县城的班车没开通,举目无亲,就误打误撞进学校来了。

外面全黑了,有淡淡的月色。我正在批改作业,突然有人敲门。一看是他,我并不惊讶。他面露羞涩,怯怯地问我:“哥,晚上能不能借个宿?”我犹豫了一下,我这十分寒酸的单身宿舍,哪有空床供一个陌生

人休息?他似乎看出我在犯难,“哥,不为难,我就在你这坐一晚也行!”

昏黄的白炽灯光下,是一张诚实憨厚的脸,高鼻梁,浅浅的胡须,头发有点凌乱,嘴唇稍厚,眼光却清澈。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陌生人,我心里还是不踏实。看着他无助的眼神,实在不忍忍,索性横下心,留下他。

我们挤着一张床,他说从县城坐着三轮车颠簸着来到这里,寻找一个叫王长生的朋友,没人在家,两眼摸黑,无奈之下……王长生我认识。我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。闲聊着,不知什么时候才入睡了。第二天清晨,急促的手摇铃惊醒了我。而他还睡着,均匀地呼吸着,有一种游子归家的安全感。我留他吃过早饭,临别,我给了他进城坐三轮车的钱和饭钱,不多。我也不宽裕,只能这样了。他没推辞,

渐渐远去的背影瘦削,却挺拔。

不久,接到了他来自家乡的书信,好漂亮的钢笔字!字里行间,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后来的信中陆续有他发在县报上的诗歌剪报。也许亲近文字的人,大多温暖,他也是。后来信件来往多次,他三番五次劝我辞职下海,到南方打拼,说一辈子困于小学校断然不会有什么作为。我选择了留下。他去了东莞。后来渐渐断了音信。

直到几年前上网,一条寻人的帖子跃入眼帘。要找的人姓名、单位名称,都是我,落款是他的姓名和地址,一点不差。我思虑再三,终于拨通了那个电话,一声“哥”,浓浓的关中腔似曾相识。他早已从南方返乡,经营着一家门面,岁月静好。逢年过节问候不断……

皆为小人物,萍水相逢,素昧平生的一面,我已忘却,他却铭记。

秋水斋

□山东潍坊 路来森

秋水斋——我的书房。

看中了“秋水”二字,看重秋水“澄澈、洗练、沉静”的特性。读书,在于明理,在于修身养性。读书修身至“澄澈、洗练、沉静”,是一种生命境界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;故将自己的书房,名为“秋水斋”。

斋,不大,二十多平方米。临窗是一老式写字台,为昔年新婚用品;色呈乳黄,经年下来,色彩渐淡,渐暗,纹理渐不分明;只因是楸木制成,木质结实,再加一份怀旧之情,所以使用至今。桌上,一笔筒、一砚台、一电脑、一书立而已;书立内,夹持的是止庵校订的36册《周作人自选集》,能见出我的读书之爱。东西两壁,则为高至房顶的两排书架,书架上,满目图书;无古董可摆设,只有勉强称之为“文玩”的玩物几件:一只石猴、几个大小不一的葫芦、一套白瓷娃娃。石猴、葫芦,寄托一份自然之情;瓷娃娃,则是喜其各异的娇憨情态,让生命存一份稚拙和天真。

书斋,有三用:存书,读书,写书。我是三者兼而用之。

人渐老,就愈加喜欢宁静;所以,一有闲暇,便钻进书斋中。其实,很多时候,走进书斋,并非一定要读书写作,更多的时候,就是想坐一坐。房门一闭,唯我独尊。所有的尘世喧嚣,都被关在了门外;斋内,只有宁静,只有流淌的书香。一个人静静地坐着,目光逡巡,似乎每一本书都散发出一缕馨香;书香盈室,以之形容,再恰当不过。站起身,走近书架,习惯性地扒拉着一本本图书,温暖便从指尖透入身体:一份记忆、一份怀旧、一份穿透、一份成就……所有

的一切,都是书给予的。

读书、写书,自是书斋之大用。白天可读,夜晚可读。夜晚读书,最是温馨。

我总是先泡一杯茶,看着茶杯氤氲的热气,就觉得一切都有了滋味。静如游丝,一杯茶,也是可以生发一份宁静的。柔和的灯光溢满书斋,似乎,那灯光也使书斋生香。一页一页地翻阅着,纸页细微的声响,有一份浅水拍案的喜悦;而每一行字,在眼睛下,都成为一条流淌的小河,一条知识的小河。读得累了,就停下来,靠在座椅上,来一次“闭目养神”。闭目间,读过的内容,会习惯性地头脑中来一次“回放”,而“回放”实在也是一份至美的读书享受。

有时夜阑人静,一篇文章写完了,自会有一份踌躇满志之感;再回读一遍自己的文章,特别觉得满意,于是,我禁不住在内心自夸一句:嗨,这小子,还真有那么两把刷子。

秋水斋外无“秋水”,但秋水斋不远处,有一池塘;池塘之外,是大片的土地。所以,于秋水斋内,可以观四季风景,可以看农人稼穡、收获。秋水斋主人颇以此自豪,自谓:身在自然中。

秋水斋藏书数千册,但秋水斋主人,不外借书。只因这世上“真读书人”太少,一时兴致而借,对于书来说,真真是“明珠暗投”。伤了书,也伤了秋水斋主人的心。秋水斋主人“伤不起”,所以宁愿不外借书。

吾爱“秋水斋”,“秋水斋”外接造化;内里,却别有“风景”——那是我一个人的“风景”。

金秋有桂淡淡香

□安徽阜阳 周萍

草尖上的露珠摇摇晃晃间,天凉了;桂花细细碎碎地摇曳,秋站稳了脚步。

中秋节前后,街道旁的桂花树结出很多细细的桂花,及至桂花金黄饱满,一阵风吹来,纷纷扬扬,那些小巧的花粒飘落树下,落在人的衣衫上。和秋天重逢,与桂花撞个满怀,多么美妙的瞬间!天地间草木葳蕤、花香流动。

入秋以来,总是不自觉地观察桂花树的动静。感觉几天前那些桂花树上还没有一点细碎小花的影子,只是一瞬间,它们就忽然爆芽了,长出新鲜的桂花。

南照镇宽阔的街道两边的行道树就是桂花树,真是“万点黄金,幽香闻十里”。我喜欢在桂花初绽时欣赏树和花,就像站在时间的小道上迎候一位老朋友,每每以能在绿得发亮的桂叶中一睹金桂初绽的风姿,嗅得第一缕馨香而欣喜不已。

曾几何时,桂花是以香甜的美味呼唤我的记忆的,糖桂花、桂花蜜、桂花汤圆、桂花糕,这一串串

味蕾上的唤醒,让秋、让桂在时光里鲜活起来。

推开儿时的小院,妈妈正在桂花树下的石窠里捣磨泡发的糯米。洁白黏稠的米浆流出来了,柳条簸箕中的米粉半干了,水果罐头玻璃瓶里的糖桂花渍好了,清洗干净木质的模具,妈妈开始在烧满开水的大锅上放上木篦子,蒸起加了白糖、红糖、糖桂花的糯米糕来,馋得守着锅灶的我们直流口水。先是大火猛烧,火苗翻卷出灶口,蹿出老高,仄矮的灶屋里蒸汽弥漫。闻到香了,妈妈就把灶膛里的硬柴抽出,“哧”的一声扔进旁边的水桶里,冒出阵阵青烟。灶膛里余烬蹦跳,桂花糕的香味愈发浓厚,被浓烟和蒸汽驱散的我们,又围拢在灶边,巴巴地催促妈妈起锅……

桂花糕,是桂花给我们带来的美味,那糯糯的香甜一直萦绕在心里。如今母亲不在了,小院也不在了,桂花树也不在了……只有那细细碎碎的桂花在梦里笑着,指点我儿时的路,桂花是记忆的根呢!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7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